

# 独龙语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 结构系统的特点\*

彭 茹 唐贤清

[摘要] 本文讨论独龙语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结构系统的特点。通过共时的微观描写及与其他语言的比较，认为其特点主要有：动词的人称、数都是三分系统，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复杂，控制项的类型多样，语法手段存在“代词化”现象，控制项的选择受人称代词生命度等级的制约，结构系统总体上在趋于简化，语法手段存在渐变的过程。其中，一般式与强调式之别对语法手段构成和控制项类型的制约在其他语言中较罕见。

[关键词] 独龙语迪政当话 动词人称—数范畴 结构系统 特点

## 一 引 言

我国藏缅语族（以下简称“藏缅语”）不少语言，如羌语、嘉戎语、普米语、木雅语、尔龚语、扎坝语、格曼语、景颇语、阿依语、桑孔语等的动词有人称—数范畴<sup>①</sup>，即：通过在动词上添加标记成分或动词词根的屈折变化表示动词与相关句法成分在人称—数上的一致关系（景颇语和桑孔语较特殊，使用与动词分离的句尾词表示）。动词人称—数范畴曾一度是藏缅语研究的热点之一，已有成果既有对某一具体语言动词人称—数范畴构成特点的描写与分析（瞿靄堂 1983；马忠建 1997；刘光坤 1999；尹蔚彬 2013），也有对整个藏缅语动词人称—数范畴结构系统的综合研究（孙宏开 1983, 1994b；斯科特·狄兰西 1993a, 1993b），其中的“代词化”现象更是引起一些学者的持续关注（孙宏开 1994a；瞿靄堂、劲松 2014）。这些成果既深化了对藏缅语动词人称—数范畴特点的认识，也为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学者们对动词人称—数范畴语法手段的来源及其是否为原始藏缅语的特点等问题的认识仍有不同观点。

独龙语的动词有人称—数范畴。与亲属语言相比，独龙语动词的人称—数范畴，无论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湖南及周边省区汉语虚词时空立体研究及数据库建设（21&ZD291）”及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言类型学的藏缅语使动范畴的形态句法特征研究（21A0041）”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如有错误概由笔者自负。

① 动词的人称—数范畴，藏缅语研究界常以“动词的人称范畴”或“动词的人称范畴和数范畴”表述。鉴于表示动词人称、数范畴的语法手段常粘合在一起而难以离析，故本文以“动词的人称—数范畴”称之。

是语法手段的构成还是控制项<sup>①</sup>的类型都较为特殊，不少特点在其他亲属语言中较为罕见。为此，独龙语动词人称—数范畴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重视，如孙宏开（1979, 1982:84-96）、刘菊黄（1988a）分别扼要介绍了独龙语独龙江方言中部、南部土语动词人称—数范畴的构成；戴庆厦、刘菊黄（1986:293-322），刘菊黄（1988b, 1994），杨将领（2000）等对独龙语动词人称—数范畴语法手段的来源与演变进行了探索。这些学者对独龙语动词人称—数范畴研究的成果，既丰富了独龙语语法研究的内容，也为藏缅语动词人称—数范畴历史来源与演变过程的研究提供了线索。然而，以往有关独龙语动词人称—数范畴，尤其是其构成特点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列举性的描写，缺少以一定数量语料为依据的系统研究。受此限制，对独龙语动词人称—数范畴特点的认识也就难免存在不到位的问题。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独龙语独龙江方言北部土语迪政当话（以下简称“迪政当话”）400余个常用动词为依据，并以独龙语其他方言土语、藏缅语等亲属语言及世界有关语言为参照，对独龙语动词人称—数范畴结构系统的特点作进一步的描写与分析，以期为藏缅语动词人称—数范畴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较为详实的材料。文中所用例句主要是“启发式语料”<sup>②</sup>。

## 二 动词人称—数范畴结构系统的特点

通过内外比较发现，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结构系统既具有藏缅语和世界其他语言的共性特征，也存在个性特征，且个性特征大于共性特征。

### （一）动词的人称与数都是三分系统

迪政当话动词的人称与数都是三分系统，即：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单数、双数、复数，第三人称没有数的区别。例如：

- |  |         |
|--|---------|
| (1) a. <i>wi<sup>55</sup>go<sup>53</sup>lu<sup>55</sup>gau<sup>53</sup>la-ŋ<sup>55</sup>.</i>                | 我在找鞋子。  |
| 我 鞋子 找-后缀  |         |
| b. <i>wi<sup>55</sup>jun<sup>55</sup>lu<sup>55</sup>gau<sup>53</sup>la<sup>55</sup>-çw<sup>53</sup>.</i>     | 我俩在找鞋子。 |
| 我俩 鞋子 找-后缀   |         |
| c. <i>wi<sup>55</sup>jun<sup>53</sup>lu<sup>55</sup>gau<sup>53</sup>la<sup>55</sup>.</i>                     | 我们在找鞋子。 |
| 我们 鞋子 找  |         |
| (2) a. <i>na<sup>53</sup>teŋ<sup>55</sup>nur<sup>55</sup>-la<sup>55</sup>?</i>                               | 你在找什么？  |
| 你 什么前缀-找   |         |
| b. <i>nur<sup>55</sup>ni<sup>55</sup>teŋ<sup>55</sup>nur<sup>55</sup>-la<sup>55</sup>-çw<sup>53</sup>?</i>   | 你俩在找什么？ |
| 你俩 什么 前缀-找-后缀  |         |
| c. <i>nur<sup>55</sup>jun<sup>53</sup>teŋ<sup>55</sup>nur<sup>55</sup>-la<sup>55</sup>-jun<sup>55</sup>?</i> | 你们在找什么？ |
| 你们 什么 前缀-找-后缀  |         |
| (3) a. <i>əŋ<sup>53</sup>lu<sup>55</sup>gau<sup>53</sup>la<sup>55</sup>.</i>                                 | 他在找鞋子。  |
| 他 鞋子 找   |         |

<sup>①</sup> 本文采用Corbett（2001）的术语，把决定一致关系的语言单位称为“控制项（controller）”。

<sup>②</sup> 本文独龙语迪政当话的语料来自田野调查，主要发音人为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迪政当村村民龙华生，1980年出生，在家庭内和村寨里都使用独龙语，1998-2001年在县城求学，初中文化，未长时间离开过家乡。

- b.  $\text{en}^{55}\text{ni}^{55}\text{lur}^{55}\text{g.nu}^{53}\text{la}^{55}$ . 他俩在找鞋子。  
 他俩 鞋子 找  
 c.  $\text{en}^{55}\text{jun}^{53}\text{lur}^{55}\text{g.nu}^{53}\text{la}^{55}$ . 他们在找鞋子。  
 他们 鞋子 找

例(1)-(3)动词都需与主语保持人称一数的一致关系。例(1)主语分别是第一人称单数  $\text{ur}^{55}\text{go}^{53}$  “我”、双数  $\text{ur}^{55}\text{jun}^{55}$  “我俩”、复数  $\text{ur}^{55}\text{jun}^{53}$  “我们”，其动词  $\text{la}^{55}$  “找”分别以相应的形式  $\text{le-}\text{y}^{55}$ 、 $\text{la}^{55}-\text{eu}^{53}$ 、 $\text{lo}^{55}$  表示；例(2)主语分别是第二人称单数  $\text{na}^{53}$  “你”、双数  $\text{nu}^{55}\text{ni}^{55}$  “你俩”、复数  $\text{nu}^{55}\text{jun}^{53}$  “你们”，其动词  $\text{la}^{55}$  “找”分别以相应的形式  $\text{nu}^{55}-\text{la}^{55}$ 、 $\text{nu}^{55}-\text{la}^{55}-\text{eu}^{53}$ 、 $\text{nu}^{55}-\text{la}^{55}-\text{jun}^{55}$  表示；例(3)主语分别是第三人称单数  $\text{en}^{53}$  “他”、双数  $\text{en}^{55}\text{ni}^{55}$  “他俩”、复数  $\text{en}^{55}\text{jun}^{53}$  “他们”，其动词  $\text{la}^{55}$  “找”都以零形式  $\text{la}^{55}$  表示。

在动词具有人称一数范畴的藏缅语中，除独龙语外，嘉戎语（瞿靄堂 1983）、阿依语（孙宏开、刘光坤 2005:83-87）、格曼语（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7:593-594）等的动词人称、数保持三分系统，其他语言则多数呈现人称三分、数二分（单数、复数）的格局。可见，从保留动词人称一数范畴的完整性来说，独龙语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 (二) 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复杂

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的语法手段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类型上看，综合运用黏附和屈折两种手段，并以黏附手段为主；二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构成规则复杂，如受句式及动词体等因素的制约存有几套不同的手段，又如元音与声调的屈折变化及后缀的添加因受动词语音结构或自主非自主性的制约情况复杂。在制约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语法手段构成的诸多因素中，句子一般式和强调式之别<sup>①</sup>是最主要的。因此，下面以一般式和强调式为纲分别探讨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

### 1. 一般式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

迪政当话一般式的控制项多是主语，受名词性成分生命度、自控度的制约也有间接宾语及主语的领属定语等类型。控制项不同，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也有异。控制项为主语及主语的领属定语，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相同；控制项为间接宾语，语法手段则需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变化。

控制项是主语或主语的领属定语时，第一人称双数，第二人称双、复数的语法手段构成规则相对简单；第一人称单、复数，第二人称单数及第三人称，因受动词语音结构或动词“体”等因素的制约，语法手段构成规则相对复杂。现将主语或主语的领属定语的语法手段呈现如表1。

<sup>①</sup> 迪政当话存在强调施事句，彭茹、唐贤清（2022）曾分析了迪政当话强调施事句的句法特点。本文将“强调施事句”“非强调施事句”分别称为“强调式”“一般式”。

表1 迪政当话一般式动词人称一数范畴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sup>①</sup>

体、韵母结构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双数	复数	单数	双数	复数		
进行体 将行体	不带韵尾		v-ŋ <sup>55</sup>	v-çw <sup>53</sup>	v	nur <sup>55</sup> -v-ç w <sup>53</sup>	nur <sup>55</sup> -v-ju <sup>55</sup>	v		
	带韵尾	非塞音尾			v <sup>55</sup>	v:				
		塞音尾	-p-t		v	v:/v				
		塞音尾	-?		v ( -?→k)	v/v (-? →k)				
完成体	不带韵尾		v-ŋ <sup>55</sup>	v-çw <sup>53</sup>	v	nur <sup>55</sup> -v	nur <sup>55</sup> -v-ç w <sup>53</sup>	v		
	带韵尾	非塞音尾			v <sup>55</sup>	v:	nur <sup>55</sup> -v:			
		塞音尾	-p-t		v	v:/v	nur <sup>55</sup> -v/ v			
		塞音尾	-?		v ( -? →k)	v/v (-? →k)	nur <sup>55</sup> -v/ v (-? →k)			

控制项若为间接宾语，其语法手段是各人称在表1非完成体那套构成规则的基础上前加受动标记nur<sup>55</sup>-。例如：

(4) a. w<sup>55</sup>go<sup>53</sup>le<sup>55</sup>mɔ?<sup>55</sup>nur<sup>55</sup>-ku-ŋ<sup>55</sup>-ar-ŋ<sup>55</sup>. 我感冒了。

我 助 感冒 前缀-传染-后缀-后缀-后缀

b. nur<sup>55</sup>ni<sup>55</sup>le<sup>55</sup>mɔ?<sup>55</sup>nur<sup>55</sup>-ku<sup>53</sup>-çw<sup>53</sup>ɛ<sup>53</sup>? 你俩感冒了吗？

你俩 助 感冒 前缀-传染-后缀 助

例(4)控制项分别是间接宾语 w<sup>55</sup>go<sup>53</sup>“我”、nur<sup>55</sup>ni<sup>55</sup>“你俩”。例(4a)动词 ku<sup>53</sup>“传染”除加后缀-ŋ且声调由53调变为55调外还前加受动标记nur<sup>55</sup>-，即“nur<sup>55</sup>-ku-ŋ<sup>55</sup>”；例(4b)动词 ku<sup>53</sup>“传染”除加双数标记-çw<sup>53</sup>外还前加受动标记nur<sup>55</sup>-，即“nur<sup>55</sup>-ku<sup>53</sup>-çw<sup>53</sup>”<sup>②</sup>。

## 2. 强调式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

强调式的控制项除主语外，受名词性成分定指度、生命度、自控度及礼貌原则的制约还有宾语及宾语的领属定语等类型。控制项不同，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也有异。

控制项是主语时，只有第二人称单数与第三人称的语法手段存在一般式与强调式之别，且第二人称单数与第三人称强调式语法手段的构成规则与一般式完成体相同。具体构成

<sup>①</sup> 说明：①“v”表示动词原形，“:”表示动词词根的主要元音变长。②第一人称单数，无韵尾及韵尾为非塞音的动词，声调若为非高平55调则要变为高平55调。③动词韵母如为单元音a，加第一人称后缀-ŋ后，a变为e。④第一人称复数及第二人称单数与第三人称完成体，动词若带非塞音韵尾，主要元音变长；动词若带塞音韵尾，主要元音若为ɛ、a、ɔ，主要元音变长（动词韵尾若为喉塞音-?，主要元音a要变为e，且e不变长）。⑤动词韵母如为单元音a，逢第一人称单数或第二人称单数非完成体，动词如为自主动词则a既可变为ɔ也可不变为ɔ，动词如为非自主动词则a要变为ɔ；逢第一人称复数及第二人称单数与第三人称完成体，则a也要变为ɔ。⑥第一人称单、复数及第二人称单数与第三人称完成体，动词韵尾如为喉塞音-?，则?要变为-k。⑦第二人称前缀nur<sup>55</sup>-受动词语语音结构的影响存有条件变体，动词若带弱化音节w<sup>55</sup>，则nur<sup>55</sup>-要变为nə?<sup>55</sup>-；动词若带韵母为w的弱化音节，则nur<sup>55</sup>-要变为nə<sup>55</sup>-。

<sup>②</sup> 第二人称加受动标记nur<sup>55</sup>-或命令式前缀pw<sup>55</sup>-时，人称前缀nur<sup>55</sup>-会丢失，以下同。

规则见表 1。现举例略作说明。例如：

- (5) a.  $na^{53}jɔ^{55}nur^{55}-za:l^{55}-lunj^{55}-a^{31}$ ? 你洗衣服了吗?  
     你 衣服 前缀-洗-后缀  
     b.  $na^{53}te^{55}jɔ^{55}pu^{55}-za:l^{55}$ . 你来洗衣服。  
     你 助 衣服 前缀-洗
- (6) a.  $əŋ^{53}jɔ^{55}za:l^{55}-ji^{53}$ . 他洗衣服了。  
     他 衣服 洗-后缀  
     b.  $əŋ^{53}te^{55}jɔ^{55}la^{55}-za:l^{55}$ . 由他洗衣服。  
     他 助 衣服 前缀-洗

例 (5) (6) 的主语分别是第二人称单数  $na^{53}$  “你” 和第三人称单数  $əŋ^{53}$  “他”，例 (5a) (6a) 是一般式完成体，例 (5b) (6b) 是强调式。例 (5) 动词  $ze{l}^{55}$  “洗” 采用相同的语法手段，即加人称前缀  $nur^{55}$ -或命令式前缀  $pu^{55}$ -的同时动词主要元音变长：“ $nur^{55}-za:l^{55}$ ” “ $pu^{55}-za:l^{55}$ ”；例 (6) 动词  $ze{l}^{55}$  “洗” 也采用相同的语法手段，即动词主要元音变长：“ $za:l^{55}$ ”。

控制项若为宾语或宾语的领属定语，其语法手段也是各人称在表 1 非完成体那套构成规则的基础上前加受动标记  $nur^{55}$ -。例如：

- (7) a.  $əŋ^{53}te^{55}nur^{55}juŋ^{53}nur^{55}-set^{55}-juŋ^{55}$ . 他打了你们。  
     他 助 你们 前缀-打-后缀  
     b.  $əŋ^{53}te^{55}w^{55}go^{53}m^{55}kɔ^{55}lər^{55}kɔ^{55}nur^{55}-wa^{55}-wə-ŋ^{53}-lunj^{55}$ . 他帮我洗碗了。  
     他 助 我 碗 洗 助 前缀-做-后缀-后缀-后缀

例 (7) 是强调式，控制项分别是宾语  $nur^{55}juŋ^{53}$  “你们” 和补足语从句宾语  $puri^{55}kɔ^{55}$  “碗”的领属定语  $w^{55}go^{53}$  “我”。例 (7a) 动词  $set^{55}$  “打” 加后缀- $juŋ^{55}$  的同时前加受动标记  $nur^{55}$ -，即 “ $nur^{55}-set^{55}-juŋ^{55}$ ”；例 (7b) 受益标记 “- $wa^{53}$ ” 加后缀- $ŋ$  且声调由 53 调变为 55 调的同时动词  $wa^{53}$  “做” 前加受动标记  $nur^{55}$ -。

从上述描写可知，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的语法手段，首先，因句子一般式和强调式之别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次，受动词“体”的制约第二人称单数、第三人称一般式存有两套不同的语法手段。刘菊黄（1988a）在分析独龙语独龙江方言南部土语木力王话（以下简称“木力王话”）动词人称—数范畴的构成时，谈及了句子一般式和强调式之别对动词人称—数范畴语法手段构成的制约作用，但未谈及动词“体”的制约作用。动词“体”或“时”制约动词人称—数范畴语法手段构成的现象在藏缅语中较常见，且多数语言表动词“体”或“时”及人称—数的语法手段往往黏合在一起而难以离析，如普米语（傅爱兰 1998:73-76）、羌语（刘光坤 1999）、格曼语（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7:593-594）等。但句子一般式和强调式之别制约动词人称—数范畴语法手段构成的现象在藏缅语中较罕见，在已报道的语言中目前只发现独龙语存此现象。

### （三）控制项的类型多样

受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宾语格助词缺乏、礼貌原则以及名词性成分的定指度、生命度、自控度等因素的制约，迪政当话的控制项具有多类型性特点。下面仍以一般式和强调式

为纲分别讨论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控制项的类型<sup>①</sup>。

### 1. 一般式控制项的类型

迪政当话一般式的控制项多是主语，受名词性成分生命度、自控度的制约还出现主语的领属定语、间接宾语、主语或间接宾语等类型。控制项为主语、间接宾语的分别见例(1) (4)。下面举例说明控制项为主语的领属定语、主语或间接宾语的情形。例如：

- (8) a.  $w^{55}go^{53}w^{55}za-\eta^{55}$ . 我手疼。  
 我 手 疼-后缀
- b.  $na^{53}w^{55}nw^{55}-za^{55} \quad \varepsilon^{53}?$  你手疼吗？  
 你 手 前缀-疼-后缀 助
- c.  $en^{53}w^{55}za^{53}$ . 他手疼。  
 他 手 疼
- (9) a.  $en^{53}na^{53}le^{55}te\eta^{55}wa^{55}du\eta^{55}zua\eta^{55}?$  他让你干什么？  
 他 你 助 什么 做 助
- b.  $en^{53}na^{53}le^{55}te\eta^{55}wa^{55}nw^{55}-za\eta^{55}?$  他让你干什么？  
 他 你 助 什么 做 前缀 助

例(8)主语都是  $w^{55}$  “手”，  $w^{55}$  “手”的领属定语分别是  $w^{55}go^{53}$  “我”、  $na^{53}$  “你”、  $en^{53}$  “他”。例(8a)  $za^{53}$  “疼”加后缀- $\eta$ 且声调由53调变为55调，表示控制项是  $w^{55}go^{53}$  “我”；例(8b)  $za^{53}$  “疼”加前缀  $nw^{55}-$ ，表示控制项是  $na^{53}$  “你”；例(8c)  $za^{53}$  “疼”采用零形式，表示控制项是  $en^{53}$  “他”。例(9)主语都是  $en^{53}$  “他”，间接宾语都是  $na^{53}$  “你”。例(9a)助词“ $du\eta^{55}zua\eta^{55}$ ”<sup>②</sup>采用零形式，表示控制项是主语  $en^{53}$  “他”；例(9b)助词“ $du\eta^{55}zua\eta^{55}$ ”前加受动标记  $nw^{55}-$ ，表示控制项是宾语  $na^{53}$  “你”。

### 2. 强调式控制项的类型

强调式的控制项除主语外，受名词性成分定指度、生命度、自控度及礼貌原则的制约还有直接宾语、宾语的领属定语、主语或宾语（包括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及主语或主语、宾语的领属定语等类型。控制项为主语、直接宾语、宾语的领属定语的见例(5b) (7a) (7b)。下面举例说明控制项为主语或宾语及主语或宾语的领属定语的情形。例如：

- (10) a.  $en^{53}te^{55}w^{55}ju\eta^{55}ja\eta^{53}-lu\eta^{55}$ . 他看见了我俩。  
 他 助 我俩 看见-后缀
- b.  $en^{53}te^{55}w^{55}ju\eta^{55}nw^{55}-en^{53}-lu\eta^{55}-\varepsilon^{53}$ . 他看见了我俩。  
 他 助 我俩 前缀-看见-后缀-后缀
- (11) a.  $en^{53}te^{55}na^{53}le^{55}nw^{55}me^{53}ken^{55}w^{55}se?^{55}du\eta^{55}zua\eta^{55}$ . 他让你给妈妈摘菜。  
 他 助 你 助 你 妈妈 菜 摘 助
- b.  $en^{53}te^{55}na^{53}le^{55}nw^{55}me^{53}ken^{55}w^{55}se?^{55}nw^{55}-za\eta^{55}?$ . 他让你给妈妈摘菜。  
 他 助 你 助 你 妈妈 菜 摘 前缀 助

<sup>①</sup> 彭茹、唐贤清（2020）曾详细讨论过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控制项的类型及其选择规律与成因，限于篇幅本文只介绍控制项的类型，有关选择规律与成因请参见其分析。

<sup>②</sup> 迪政当话中以  $du\eta^{55}zua\eta^{55}$  构成的分析式使动结构，动词的人称—数变化由  $du\eta^{55}zua\eta^{55}$  体现。助词  $du\eta^{55}zua\eta^{55}$  前加受动标记  $nw^{55}-$ 时，弱化音节  $du^{55}$  及第二人称的人称前缀  $nw^{55}-$ 会丢失，以下同。

(12) a. na<sup>53</sup>te<sup>55</sup>wi<sup>55</sup>go<sup>53</sup>zi<sup>55</sup>je<sup>55</sup>len<sup>55</sup>da<sup>55</sup>pa<sup>55</sup>-ku<sup>55</sup>tal<sup>53</sup>. 你帮我挂一下书包。

你 助 我 书 包 前缀-挂

b. na<sup>53</sup>te<sup>55</sup>wi<sup>55</sup>go<sup>53</sup>zi<sup>55</sup>je<sup>55</sup>len<sup>55</sup>da<sup>55</sup>pa<sup>55</sup>-ku<sup>55</sup>tal<sup>53</sup>-tar<sup>55</sup>-wa-ŋ<sup>55</sup>.

你 助 我 书 包 前缀-挂-后缀-后缀

请你帮我挂一下书包。

例 (10) - (12) 都是强调式。例 (10) 主语都是 *əŋ<sup>53</sup>* “他”，直接宾语都是 *w<sup>55</sup>jwŋ<sup>55</sup>* “我俩”。例 (10a) 动词 *ʃəŋ<sup>53</sup>* “看见” 元音 *a* 变长，表示控制项是主语 *əŋ<sup>53</sup>* “他”；例 (10b) 动词 *ʃəŋ<sup>53</sup>* “看见” 加后缀-*cuŋ<sup>53</sup>* 的同时前加受益标记 *nwŋ<sup>55</sup>-*，表示控制项是直接宾语 *w<sup>55</sup>jwŋ<sup>55</sup>* “我俩”。例 (11) 主语都是 *əŋ<sup>53</sup>* “他”，间接宾语都是 *na<sup>53</sup>* “你”；例 (11a) 助词 “*dwŋ<sup>55</sup>zur<sup>55</sup>*” 元音 *wŋ* 变长，表示控制项是主语 *əŋ<sup>53</sup>* “他”；例 (11b) 助词 “*dwŋ<sup>55</sup>zur<sup>55</sup>*” 前加受益标记 *nwŋ<sup>55</sup>-*，表示控制项是间接宾语 *na<sup>53</sup>* “你”。例 (12) 主语都是 *na<sup>53</sup>* “你”，宾语 *zi<sup>55</sup>je<sup>55</sup>len<sup>55</sup>da<sup>55</sup>* “书包”的领属定语都是 *w<sup>55</sup>go<sup>53</sup>* “我”。例 (12a) 动词 *kuŋ<sup>55</sup>tal<sup>53</sup>* “挂” 加命令式前缀 *pa<sup>55</sup>-* (*puŋ<sup>55</sup>-*的条件变体)，表示控制项是主语 *na<sup>53</sup>* “你”；例 (12b) 动词 *kuŋ<sup>55</sup>tal<sup>53</sup>* “挂” 加命令式前缀 *pa<sup>55</sup>-* 的同时受益标记 “*wa<sup>53</sup>*” 加后缀-*ŋ* 且声调由 53 调变为 55 调，表示控制项是主语 *na<sup>53</sup>* “你” 和宾语的领属定语 *w<sup>55</sup>go<sup>53</sup>* “我”。

刘菊黄 (1988a) 在分析木力王话动词人称—数范畴时指出动词会与主语、宾语、主语和宾语保持人称—数的一致关系，但未谈及控制项为领属定语（主语或宾语的）及主语或宾语等情形。动词人称—数范畴的控制项不仅仅是主语的现象在藏缅语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如西夏语（马忠建 1997）、羌语（刘光坤 1999）、景颇语（戴庆厦 2008）等控制项除主语外，也有宾语、领属定语等，但从报道的情况看其他语言控制项的类型与选择规律都不及独龙语丰富、复杂，唯独独龙语具有这一特点。

#### （四）遵循亲属语言及非亲属语言具有一些类型学共性

通过比较发现，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结构系统还遵循藏缅语和世界其他语言具有一些类型学共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 3 个方面。

##### 1. 语法手段存在“代词化”现象

所谓“代词化”现象，指动词使用由人称代词语法化而来的前缀或后缀体现相关句法成分的人称和数（孙宏开 1994）。藏缅语多数语言以人称代词的减缩形式或弱化形式作词缀，如嘉戎语（林向荣 1993:196）第一人称单数后缀-*ŋ* 由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ŋa* “我” 减缩而来，第二人称单数后缀-*u* 或-*n* 由第二人称单数代词 *no* “你” 减缩而来，第三人称单数后缀-*u* 由第三人称单数代词 *wəjo* “他” 减缩而来；景颇语（戴庆厦 1996）表第二人称单数的句尾词 *n<sup>31</sup>tai<sup>33</sup>*、*n<sup>31</sup>ni<sup>51</sup>* 中的 *n<sup>31</sup>* 由第二人称单数代词 *nan<sup>33</sup>* “你” 减缩而来。藏缅语也有少数语言存在用整个人称代词作标记的现象，如西夏语（马忠建 1997）第一人称单数标记-*ŋa* 与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ŋa* “我” 同形，第二人称单数标记-*ni* 与第二人称单数代词 *ni* “汝” 同形；桑孔语（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7:399）表第一人称单数的句尾词 *ŋa<sup>55</sup>* 与第一人称单数代词 *ŋa<sup>55</sup>* “我” 同形。

已有研究表明，除藏缅语外，“代词化”现象在阿尔泰语系中也存在。阿尔泰语系语言如乌孜别克语（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7:1702-1703），用于将来时的陈述句中的第一人称单数后缀-*mæn* 与第一人称单数代词的主格形式 *mæn* “我” 同形，第二人称单数后缀-*sæn* 与第二人称单数代词的主格形式 *sæn* “你” 同形，第二人称复数后缀-*siz* 与第二人称复数代

词的主格形式siz“你们”同形。可见，“代词化”现象应是世界语言具有的类型学共性。

迪政当话也存在“代词化”现象，如第一人称单数后缀-ŋ应与第一人称单数代词w<sup>55</sup>go<sup>53</sup>“我”有关，第二人称前缀nur<sup>55</sup>-应由第二人称单数代词na<sup>53</sup>“你”弱化而来，第二人称复数后缀-junŋ<sup>55</sup>应由第二人称复数代词nur<sup>55</sup>junŋ<sup>53</sup>“你们”减缩而来。“代词化”现象在木力王话中也存在。刘菊黄（1988b）在分析木力王话动词人称—数范畴语法手段的来源时指出：“独龙语动词人称、数形式来源于人称代词，即第一人称（单、多数）形式来源于动词后加的第一人称代词，第二人称形式来源于第二人称代词。在语音形式上，第一人称发生减缩变化：单数第一人称代词丢失韵母，由ŋa变为ŋ，多数第一人称代词丢失韵尾，由ŋŋ变为i。第二人称发生弱化变化：代词韵母元音a变为u[ə]（na<sup>53</sup>→nur<sup>31</sup>）。”

## 2. 控制项的选择受人称代词生命度等级的制约

关于名词性成分的生命度和动词一致关系之间的相关性，科姆里·伯纳德（2010:222）指出：“从名词短语的形态转而考察动词一致关系，我们在一系列广泛的语言中发现一个共同的、有动因的模式：一致关系往往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现，即动词跟生命度较高的名词短语相一致，而不跟生命度较低的名词短语相一致，在某些特定情形或一般情形里生命度甚至使语法关系失效，而语法关系在各种语言中通常是决定一致关系的因素。”关于名词性成分的生命度，Comrie（1989）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等级序列：第一 / 第二人称代词>其他人类名词短语>动物名词短语>无生命物名词短语，一个名词性成分越是靠左生命度也就越高。在这个等级序列里，Comrie 尽管并未提及第三人称代词，但世界语言的诸多事实普遍证明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生命度高于第三人称代词。人称代词生命度制约控制项选择的现象在藏缅语中也有一定的普遍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宾语是第一或第二人称的及物动词句，控制项是生命度高的宾语；二是主语或宾语如为人称代词的并列结构，主语或宾语控制项的人称由生命度高的成分决定。下面以拉坞戎语为例略作说明。例如（尹蔚彬 2013:60）：

- (13) a. ai<sup>55</sup>ti<sup>33</sup>ji<sup>55</sup>ne<sup>55</sup>jo<sup>55</sup>ydo-n<sup>33</sup>. 他打你。  
      他    助  你    打-后缀  
b. gi<sup>55</sup>jjø<sup>33</sup>no<sup>55</sup>e<sup>55</sup>rtçea<sup>55</sup>dze<sup>55</sup>džə-i<sup>55</sup>spæk<sup>55</sup>. 我们和你将一起吃饭。  
      我们    你    一起    饭    吃-后缀 将

例(13a)，主语是ai<sup>55</sup>ti<sup>33</sup>“他”、宾语是ne<sup>55</sup>jo<sup>55</sup>“你”，宾语的生命度高，因此，动词ydo<sup>55</sup>“打”加第二人称单数后缀-n表示控制项是宾语；例(13b)主语是gi<sup>55</sup>jjø<sup>33</sup>“我们”和no<sup>55</sup>“你”的并列结构，gi<sup>55</sup>jjø<sup>33</sup>“我们”的生命度高，因此，动词džə<sup>55</sup>“吃”加第一人称复数后缀-i，表示控制项的人称由gi<sup>55</sup>jjø<sup>33</sup>“我们”决定。

迪政当话控制项的选择也受人称代词生命度的制约（彭茹、唐贤清 2020），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生命的主语带人称代词作领属定语的一般式句子，控制项是生命度高的领属定语；二是主语为第三人称、宾语为第一或第二人称的强调式，控制项一般是生命度高的宾语；三是主语或宾语如为人称代词的并列结构，主语或宾语控制项的人称由生命度高的成分决定，第一、第二、第三人的生命度遵循“1>2>3”等级序列原则。第一、第二种情况分别见例(8)(7a))。下面举例说明第三种情况。例如：

- (14) w<sup>55</sup>go<sup>53</sup>ŋi<sup>55</sup>na<sup>53</sup>ke<sup>55</sup>kət<sup>55</sup>ji<sup>53</sup>-çuu<sup>53</sup>. 我和你一起去。  
      我    和  你    一起    走-后缀

例(14)主语是w<sup>55</sup>go<sup>53</sup>“我”和na<sup>53</sup>“你”的并列结构，w<sup>55</sup>go<sup>53</sup>“我”的生命度高，

因此，动词 *ji<sup>53</sup>* “走”加第一人称双数后缀-*cu<sup>53</sup>* 表示控制项的人称由 *w<sup>55</sup>go<sup>53</sup>* “我” 决定。

### 3. 动词人称—数范畴的结构系统总体上在趋于简化

藏缅语研究者普遍认为藏缅语的形态变化总体上在趋于简化，存在由黏附、屈折型向分析型演变的趋势。正如马学良（2003:233-234）所指出的：“羌语支有一部分语言和方言形态变化相当丰富，如羌语、嘉戎语，其丰富程度在藏缅语族中居于首位。杂居或接近汉语、彝语通行区的语言（如贵琼、尔苏、史兴、纳木兹等语言）形态变化大大减弱，正在或已经由黏着型向分析型发展。”与这种整体发展趋势相一致，藏缅语动词人称—数范畴的结构系统总体上也在趋于简化。这主要表现为藏缅语动词人称—数范畴的结构系统目前存在完整性程度不一的两大类，即：完整型，如嘉戎语（包括东部和北部方言）、羌语（北部方言）等；简化型，如普米、木雅、阿依、柔孔等语言。

与简化型语言相比，迪政当话动词的人称—数范畴，无论是语法手段的构成还是控制项的类型都可看作完整型。但是，相较于独龙语中部、南部土语而言，迪政当话的语法手段与控制项都呈现出一定的简化趋势。下面我们从语法手段和控制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语法手段的简化主要体现在第一人称复数上，即：后缀-i的丢失和主要元音变长范围的缩小。先看后缀-i丢失的现象。经统计发现，迪政当话第一人称复数，不带韵尾的动词，绝大部分已采用零形式，但也存在加后缀-i后主要元音变长的个别例外现象（这一现象目前只遗存于年龄较大的使用群体中），如ca<sup>53</sup> “行”、za<sup>53</sup> “生病”。例如：

- (15) a. *w<sup>55</sup>jun<sup>53</sup>ca:-i<sup>53</sup>*. 我们可以的。

我们 行-后缀

- b. *w<sup>55</sup>jun<sup>53</sup>za:-i<sup>53</sup>-zu:<sup>55</sup>*. 我们生病了。

我们 生病-后缀-后缀

然而，在中部土语（杨将领 2000）、南部土语（刘菊黄 1988a）中不带韵尾的动词都是加后缀-i（加后缀-i后，中部土语主要元音变长、南部土语主要元音可变长也可不变长）表示第一人称复数。以中部土语为例（杨将领 2000:40）：

动词	<i>la<sup>55</sup></i>	找	<i>lu<sup>53</sup></i>	拿	<i>tua<sup>55</sup></i>	拾、捡
人称变化	<i>la:-i<sup>55</sup></i> (我们)	找	<i>lu:-i<sup>53</sup></i> (我们)	拿	<i>tua:-i<sup>55</sup></i> (我们)	捡

鉴于加后缀-i在迪政当话中只是一种残存现象而在中部、南部土语中却普遍存在的语言事实，有可能得到这样一个认识：迪政当话也曾普遍在不带韵尾的动词上加后缀-i表示第一人称复数，在长期的发展中，后缀-i逐渐丢失了。

再看主要元音变长范围缩小的现象。经统计发现，迪政当话第一人称复数，带塞音韵尾的动词，主要元音若为ε、a、ɔ，主要元音变长，否则采用零形式。当然，在这条规则之外也存在一些例外现象，即主要元音为ε、a、ɔ或i、u、e的都存在主要元音可变长也可不变长的两可现象，这些动词有：*ap<sup>55</sup>* “射击”、*dw<sup>55</sup>dlot<sup>55</sup>* “推”、*mw<sup>55</sup>tup<sup>55</sup>* “抓（把米）”、*set<sup>55</sup>* “杀、打”、*t<sup>55</sup>cet<sup>55</sup>* “阉（公猪）”、*cet<sup>55</sup>* “挪”。然而，在中部土语（杨将领 2000）、南部土语（刘菊黄 1988a）中，主要元音一律变长。鉴于迪政当话的例外现象及与中部、南部土语的差异，有可能得到这样一个认识：迪政当话带塞音韵尾的动词也曾都利用主要元音变长的方式表示第一人称复数，在长期的发展中，主要元音变长的范围在不断缩小，目前只在主要元音为ε、a、ɔ的动词中保留。另外，控制项为主语时，动词“体”和句子一般式与强调式之别制约语法手段构成的现象目前只在第二人称单数、第三人称中留存，其他人称语法手

段的构成是否也曾受过这些因素的制约，还有待深入探讨和研究。

控制项的简化主要体现在主语为第一人称、宾语为第二人称或主语为第二人称、宾语为第一人称的非受益结构强调式中。迪政当话中，这两种情况的非受益结构强调式，控制项都是主语；中部、南部土语（刘菊黄 1988a）中，受主语与宾语数的影响控制项有主语、宾语、主语与宾语等。下面以主语为第一人称、宾语为第二人称的情况为例说明。例如：

- (16) a.  $\text{ja}^{55}\text{w}^{55}\text{go}^{53}\text{te}^{55}\text{na}^{53}\text{l}^{55}\text{zi}\text{-}\eta^{55}\text{-juŋ}^{53}$ . 这个我给你吧。  
 这个我 助 你 助 给-后缀-后缀  
 b.  $\text{ja}^{55}\text{w}^{55}\text{go}^{53}\text{te}^{55}\text{n}^{55}\text{w}^{55}\text{ni}^{55}\text{l}^{55}\text{zi}\text{-}\eta^{55}\text{-juŋ}^{53}$ . 这个我给你俩吧。  
 这个我 助 你俩 助 给-后缀-后缀
- (17) a.  $\text{ja}^{55}\text{ŋe}i^{53}$        $\text{na}^{53}\text{l}^{31}\text{bi}\text{-}\eta^{55}\text{-niŋ}^{31}$ . 这个我给你吧。  
 这个我:施格 你 助 给-后缀-后缀  
 b.  $\text{ja}^{55}\text{ŋe}i^{53}$        $\text{n}^{31}\text{e}^{55}\text{l}^{31}\text{bi}^{55}\text{-c}^{55}\text{i}^{31}$  ( $\text{çw}^{31}\text{+n}^{31}$ ). 这个我给你俩吧。  
 这个我:施格 你俩 助 给-后缀

例(16)(17)分别是迪政当话和中部土语孔当话（由杨将领提供）的用例。例(16a)(17a)，主语都是第一人称单数“我”，间接宾语都是第二人称单数“你”；例(16b)(17b)，主语都是第一人称单数“我”，间接宾语则都是第二人称双数“你俩”。迪政当话中，间接宾语无论是第二人称单数还是双数，控制项都会是主语，如例(16a)(16b)所示，动词 $\text{zi}^{55}$ “给”都加第一人称单数后缀- $\eta$ 。而孔当话则不同，例(17a)因间接宾语为单数 $\text{na}^{53}$ “你”，动词 $\text{bi}^{55}$ “给”加第一人称单数后缀- $\eta$ ，表示控制项是主语；(17b)因间接宾语为双数 $\text{n}^{31}\text{e}^{55}$ “你俩”，动词 $\text{bi}^{55}$ “给”则加双数后缀- $\text{çw}^{31}$ ，表示控制项是宾语。迪政当话动词人称一数范畴简化的步伐为何会走在中部、南部土语的前面，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 （五）语法手段存在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

迪政当话有些人称存在同时使用或并用两种或以上语法手段的现象，如第一人称单数与复数。第一人称单数有加后缀- $\eta$ 、声调屈折变化等手段。无韵尾的一些动词，这两种手段需同时使用；带非塞音韵尾的动词，声调发生屈折变化。例如：

- (18) a.  $\text{w}^{55}\text{g}^{53}\text{zai}^{55}\text{ku}\text{-}\eta^{55}$ . 我在收割小麦。  
 我 小麦 收割-后缀  
 b.  $\text{w}^{55}\text{g}^{53}\text{la}^{55}\text{za}^{55}\text{kei}^{55}$ . 我在吃饭。  
 我 饭 吃

例(18)动词都需与第一人称单数主语保持人称一数的一致。例(18a)动词 $\text{ku}^{53}$ “收割”无韵尾且声调为53调，因此，其加后缀- $\eta$ 且声调变为55调，即“ $\text{ku}\text{-}\eta^{55}$ ”；例(18b)动词 $\text{kei}^{53}$ “吃”带韵尾-i且声调为53调，因此，其声调变为55调，即“ $\text{kei}^{55}$ ”。

第一人称复数有动词主要元音变长、加后缀-i、加后缀- $\text{juŋ}^{55}$ 、零形式等不同的语法手段，这些手段使用条件各异。加后缀-i的见例(15)。下面举例说明其他三种情况。例如：

- (19) a.  $\text{w}^{55}\text{juŋ}^{53}\text{ç}^{55}\text{w}^{55}\text{ts}^{55}\text{e}^{55}\text{p}^{55}$ . 我们在劈柴。  
 我们 柴 劈  
 b.  $\text{w}^{55}\text{juŋ}^{53}\text{n}^{55}\text{t}^{55}\text{ç}^{55}\text{w}^{55}\text{ts}^{55}\text{i}^{55}$ . 我们在关门。  
 我们 门 关

c.  $w^{55}jwŋ^{53}jɔ^{55}zəl^{55}-çi^{55}-jwŋ^{55}$ .

我们 衣服 洗-后缀-后缀

我们在(给自己)洗衣服。

例(19) 动词都需与第一人称复数主语保持人称一数的一致关系。例(19a)动词  $w^{55}tsep^{55}$  “劈”词根带韵尾-p且主要元音为ε,因此,其词根主要元音ε变长,即“ $w^{55}tsep^{55}$ ;例(19b)动词  $tsit^{55}$  “关”带韵尾-t且主要元音为i,因此,其采用零形式,即“ $tsit^{55}$ ;例(19c)动词  $zəl^{55}$  “洗”带反身态后缀-çur<sup>53</sup>,因此,其反身态后缀-çur<sup>53</sup>的韵母w变为i且加后缀-jwŋ<sup>55</sup>,即“ $zəl^{55}-çi^{55}-jwŋ^{55}$ ”,当然,-jwŋ<sup>55</sup>可加可不加。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迪政当话第一人称单数与复数语法手段的这种共时特点?如果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分析它,也就是把不同特点的语言现象看成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现,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发?刘菊黄(1988b)曾对木力王话第一人称单数使用后缀-ŋ和声调屈折变化两种手段的现象作了分析,认为声调屈折变化是对后缀-ŋ丢失的补偿,即随着第一人称单数部分动词后缀-ŋ的丢失而与第三人称动词相同,那么,为了区别二者语言系统内部就发生了以一定的动词语音结构形式为条件的系统性语音变化,也就是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通过声调变化作为自身的标志,第一人称单数动词用高平调,第三人称用高降调。我们同意刘菊黄的观点。受她观点的启发,从上述迪政当话第一人称单数与复数同时使用或并用两种或以上语法手段的现象有可能得到这样一个认识:迪政当话动词人称一数范畴的语法手段存在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第一人称单数,部分动词为补偿后缀-ŋ的丢失而出现了声调屈折变化的手段;第一人称复数,最初是在动词上加后缀-jwŋ<sup>55</sup>,因语音的磨损,后缀-jwŋ<sup>55</sup>减缩为后缀-i,随着迪政当话语音结构的发展后缀-i与动词词根的主要元音发生合并而促使动词主要元音变长。此处借鉴了戴庆厦、刘菊黄(1986)的观点:“后缀-i与动词词根主要元音合并而促使动词主要元音变长”,最后在语音条件的进一步制约下主要元音变长的现象只在主要元音为ε、ə、ɔ的动词中得以保留。

### 三 余 论

通过对迪政当话动词人称一数范畴结构系统特点的分析,我们认为以下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1. 如何认识藏缅语“代词化”现象的来源。这是藏缅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一个至今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代词化现象的来源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它是原始藏缅语的特点,现在藏缅语中的代词化现象是原始藏缅语的遗存;一种认为它不是原始藏缅语共有的特点,是后起的语法现象。如上所述,除藏缅语外,代词化现象在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中也存在。这一现象应能为探讨藏缅语代词化现象的来源问题提供新的线索。

2. 如何认识迪政当话动词人称一数范畴结构系统简化的动因。与中部、南部土语相比后发现,迪政当话的动词人称一数范畴,无论语法手段的构成还是控制项的类型都呈现出一定的简化趋势。如上所述,迪政当话的这种简化趋势与整个藏缅语分析化发展演变趋势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迪政当话动词人称一数范畴简化的步伐会走在中部、南部土语的前面,这有可能是迪政当话内部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语言接触所致。

3. 如何认识藏缅语控制项多类型性的特点。动词人称—数范畴的控制项不仅仅是主语的现象在藏缅语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除迪政当话外，有关其他语言控制项多类型性特点的成因目前鲜有研究成果公布，这个问题值得做更多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1] 戴庆厦. 1996. 《再论景颇语的句尾词》，《民族语文》第4期.
- [2] 戴庆厦. 2008. 《景颇语谓语人称标记的多选择性》，《中国语文》第5期.
- [3] 戴庆厦、刘菊黄. 1986. 《独龙语木力王话的长短元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增刊.
- [4] 傅爱兰. 1998. 《普米语动词的语法范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5] 科姆里·伯纳德. 2010.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第二版），沈家煊、罗天华译，陆丙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6] 林向荣. 1993. 《嘉戎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7] 刘光坤. 1999. 《论羌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1期.
- [8] 刘菊黄. 1988a. 《独龙语动词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 [9] 刘菊黄. 1988b. 《独龙语动词语法形式的历史演变探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
- [10] 刘菊黄. 1994. 《独龙语等部分藏缅语动词人称前加成分的来源探索》，《语言研究》第2期.
- [11] 马学良主编. 2003. 《汉藏语概论》（修订版），北京：民族出版社.
- [12] 马忠建. 1997. 《西夏语动词的人称范畴和数范畴》，《民族语文》第4期.
- [13] 彭茹、唐贤清. 2020. 《独龙语迪政当话动词人称—数范畴一致关系的控制项》，《民族语文》第6期.
- [14] 彭茹、唐贤清. 2022. 《独龙语迪政当话强调施事句的句法特点及其成因》，《语言科学》第4期.
- [15] 瞿靄堂. 1983. 《嘉戎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4期.
- [16] 瞿靄堂、劲松. 2014. 《中国藏缅语言中的代词化语言》，《民族语文》第4期.
- [17] 斯科特·狄兰西. 1993a. 《原始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上），刘菊黄译，《民族译丛》第2期.
- [18] 斯科特·狄兰西. 1993b. 《原始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下），刘菊黄译，《民族译丛》第3期.
- [19] 孙宏开. 1979. 《独龙语概况》，《民族语文》第6期.
- [20] 孙宏开. 1982. 《独龙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1] 孙宏开. 1983. 《我国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2期.
- [22] 孙宏开. 1994a. 《藏缅语中的代词化问题》，《国外语言学》第3期.
- [23] 孙宏开. 1994b. 《再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4期.
- [24]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 2007. 《中国的语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 [25] 孙宏开、刘光坤. 2005. 《阿依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6] 尹蔚彬. 2013. 《拉坞戎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第4期.
- [27] 杨将领. 2000. 《独龙语的长元音》，《民族语文》第2期.
- [28] Comrie, Bernard. 1989.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yntax and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9] Corbett, Greville G. 2001. Morphology and agreement. In Andrew Spencer & Arnold M. Zwicky (eds.). *The Handbook of Morphology*, pp. 191–205. Oxford: Blackwell.

##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al Systems of Person and Number Categories of Verbs in the Dizhengdang Dialect of Dulong**

**PENG Ru and TANG Xianq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al systems of the person and number categories of verbs in the Dizhengdang dialect of the Dulong language. Through synchronic micro-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with other languag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ulong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e person and number categories of verbs are both tripartite systems, the composition rules of grammatical means are complex, the controllers are diverse in types, there exists pronominalization in grammatical means, the choice of controllers is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of the animacy hierarchy of personal pronouns, the structural systems generally tend toward simplification, and the grammatical means are in a process of gradual change. Amo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raint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form and the emphatic form on the composition of grammatical means and the types of controllers are rarely seen in other languages.

**[Keywords]** Dizhengdang dialect of the Dulong language person and number categories of verbs structural system characteristics

(通信地址: 410081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学院/语言服务传播与南方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 普忠良】**

---

### **《甘青语言区域汉语方言之形成及演变研究》出版**

莫超教授新著《甘青语言区域汉语方言之形成及演变研究》于 2023 年 4 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涉及甘青语言区域的历史沿革与民族来源以及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法、句法、形态表达、“异质”成分的可能来源和汉语方言的形成与演变等。该书指出汉语方言的语法特征主要表现为: 名词性词语有数和格范畴、处置式和被动态不用“把”和“被”类词、口语存在大量 OV 表达法。这些语法特征是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语言影响的结果。汉语方言的形成与东乡语、撒拉语、安多藏语都有关系, 其对汉语方言的影响强度为: 东乡语>撒拉语>安多藏语。该书的研究于接触语言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刊编辑部**